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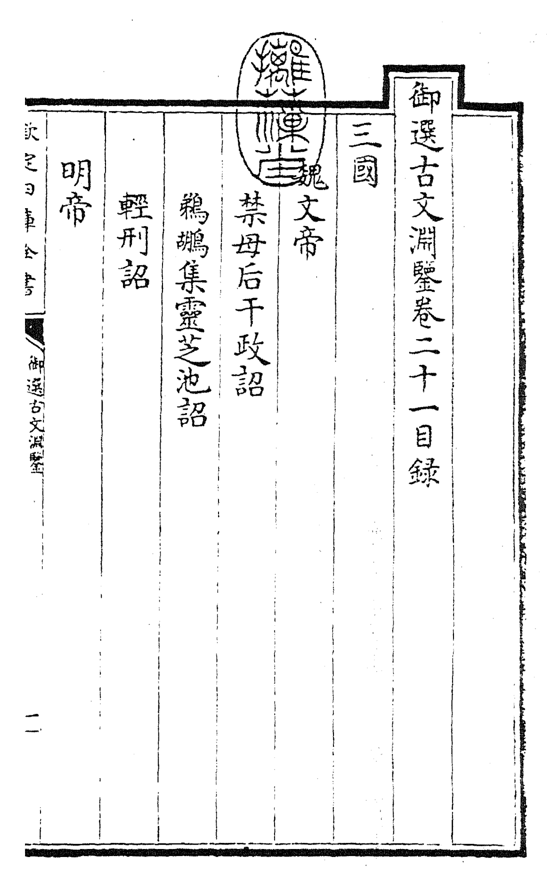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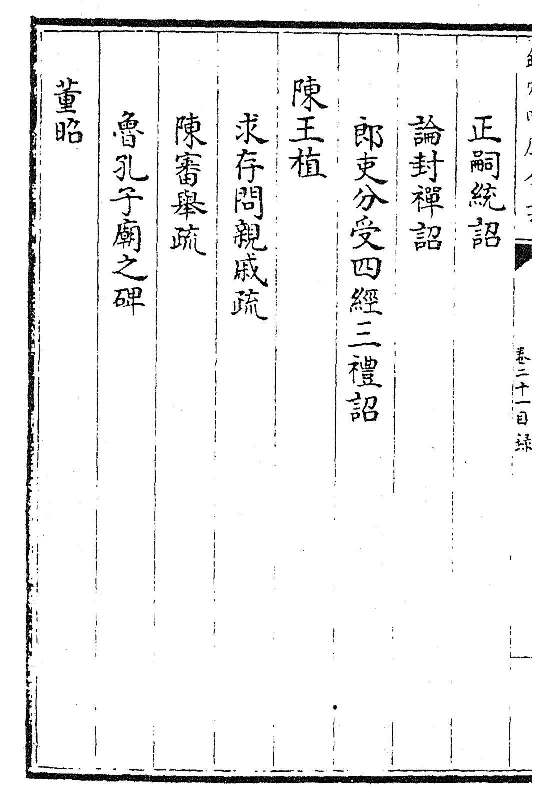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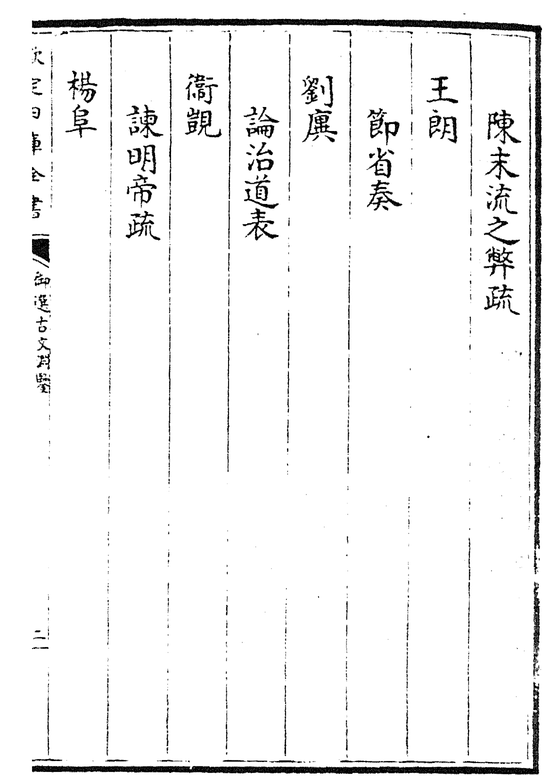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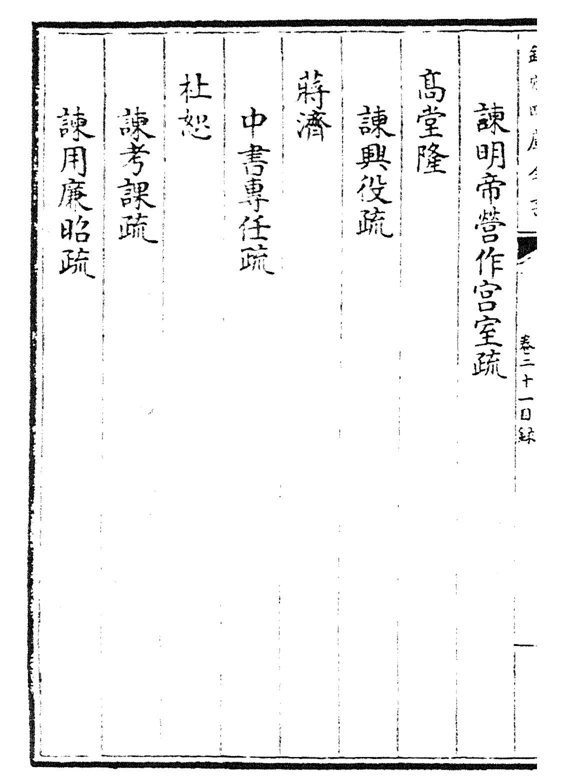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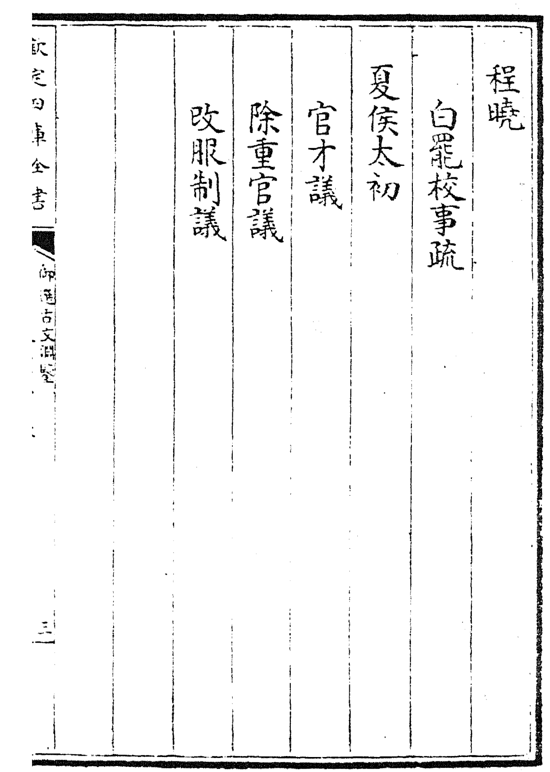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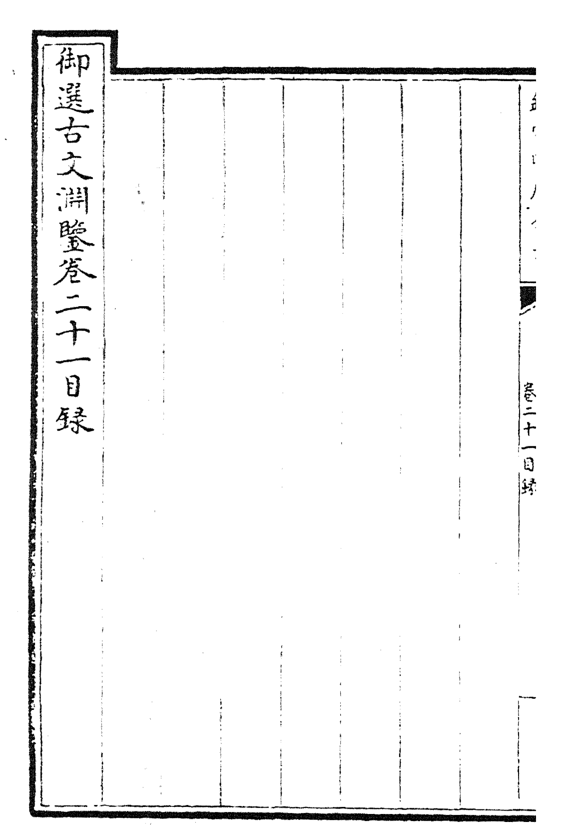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一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三國

炎漢失馭天下三分曹操挾天子據中原自稱魏王傳子丕受禪孫權承父兄之基保有江東稱吳蜀先主劉備跨有梁益承漢統出入互載注記分錯晉治書侍御史陳壽撰三國志

魏文帝

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嗣丞相魏王受漢禪稱帝

禁母后干政詔

黃初三年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鵜鶘集靈芝池詔 黄初四年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下詔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 曹風候人篇維鵜在梁鵜汙澤鳥也鵜在梁喻小人在朝 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輕刑詔 黄初五年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 事見檀弓 我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明帝 諱叡字元仲 文帝太子

正嗣統詔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

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漢宣武帝曾孫昭帝武帝少子悼考宣帝父史皇孫也宣帝既後昭帝不當考史皇孫）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或惑同）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哀帝定陶恭王子為成帝後藩妾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也長信宮名皇太后所居帝以高昌侯董宏言尊丁傅如長信宮）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哀帝上丁傅尊號師丹諫不聽免為庶人）用致丁傅焚如之禍（王莽發傅太后冢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焚燒椁中器物）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罪繇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左傳文二年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成二年宋文公卒厚葬君子謂華元棄君於惡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論封禪詔太和中護軍蔣濟請封禪明帝下詔拒之事遂寢

聞蔣濟斯言使我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

餘君耳（管子古封禪者七十二家）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化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歲其儀闕不可得記我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桓公欲封禪以管子言而止）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

郎吏分受四經三禮詔（景初中帝以高堂隆及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下詔）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遺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周其亂乎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始皇三十五年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不能行文帝詔鼂錯往受之穀梁寡傳宣帝承以十郎蔡千秋能為穀梁上愍其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受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勲隆散騎常侍林

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漢宣帝時太子太傅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禄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陳王植植字子建武帝子特見寵愛幾為太子初封平原侯徙臨淄文帝即位謁者灌均希旨奏植貶爵安鄉侯改封甄城進爵為王徙雍丘再徙東阿後封陳王

求存問親戚疏時法制待藩國峻迫太和五年植上疏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

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周頌雍之篇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爽差也言雖差舛不至離隔）親

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大雅大明篇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皇后稱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衆臣百官宿衛以次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巳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氣類僚友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大雅行葦篇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

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後漢書輿服志遠遊冠諸侯所服也武冠一曰五弁大冠諸武官服之解朱組佩青紱輿服志諸侯王赤紱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駙馬都尉掌駙馬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駙馬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四詩皆小雅篇名也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

惟妻子髙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甞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武帝建元三年諸王來朝天子置酒中山靖王勝聞樂而泣具以為吏所侵聞）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崩城杞梁妻事隕霜鄒衍事）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栢舟鄘風篇谷風小雅篇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兾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帝詔報曰譎枉過正下吏懼遠以至此耳巳勑有司如王所訴

陳審舉疏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

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已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内侵没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閭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

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鼪鼬讙譁于林木（指吳蜀二國）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瑯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

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内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吴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

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音管蔡放誅周

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叔魚叔向弟左傳昭十四年叔魚鬻獄為邢侯所殺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宗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始皇三十五年阬諸生長子扶蘇諫不聽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三十四年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以諸侯為郡縣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曰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夫能使天

而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

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優文答報

魯孔子廟之碑

維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縱王沈魏書其先出於黄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紹虞氏之遐統文帝旣受禪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安是爲曹姓應歴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彛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旣乃緝熙

聖緒昭顯上世追承二代三恪之禮黄初元年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兼紹宣尼褒成之後漢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以魯縣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羡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周衰而為

素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

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絶卅餘年卅三十卄音颯也〇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太皞伏羲氏有龍瑞號曰龍師虞舜作樂鳳凰來儀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絶興修廢

宫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内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宫之事商頌殷武卒章寢成孔安鄭氏箋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將大也并體黄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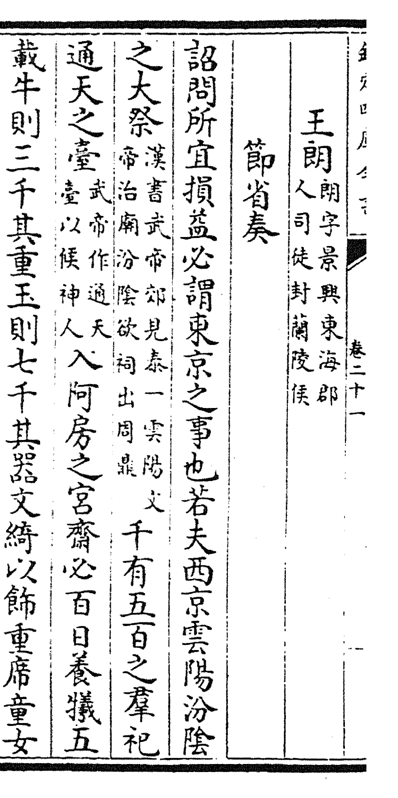
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搢紳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没文亦在兹彬彬我后越而五之並於億載如山之基

董昭　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歷官太僕封樂平侯

陳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西曹掾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以謀反誅曹偉則斬戮黄初之始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黄初二年伏誅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埶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

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呑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王朗（朗字景興東海郡人司徒封蘭陵侯）

節省奏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漢書武帝郊見泰一雲陽文帝治廟汾陰欲祠出周鼎）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武帝作通天臺以候神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醲酹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宮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

騑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掌禮儀祭祀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赦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愨誠之本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掃地簡易之指禮記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

政除繁從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
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
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巳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
光武之後矣謹按圖讖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
廟社稷既巳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
餘則皆壇而埓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
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
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

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俱掌宿衛侍從)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

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執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

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劉廙（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侍中關内侯）

論治道表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難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蓋才匱使之然

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奸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

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戸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

可得而盡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魏文帝時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封閿鄉侯三百戶謚敬侯

諫明帝疏時百姓凋匱而從務方殷覬乃上疏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

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

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宫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綉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筞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

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太祖時賜爵關内侯征漢中為益州刺史轉武都太守明帝時為城門校尉遷將作大匠

諫明帝營作宮室疏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奏御手筆詔答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

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

闚其戶闃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

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高堂隆（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累官光祿勳）

諫興役疏（明帝景初元年增崇宮室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公卿以下莫不展力隆上疏切諫）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季春之月后妃親東鄉躬

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

臺以勤蠶事以供郊廟之服

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

伊祁氏堯姓唐國號

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

鯀崇伯文命史以為禹名

前後歷年二

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

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差等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

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洞酌篇）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恩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是年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故陞疏及之）天道既著請

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茍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茍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鹵邊地草多白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

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

城之役秦始皇三十四年築長城三十五年作宮阿房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削地豪傑並起亡秦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

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禄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廪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應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禄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

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大府天官屬周禮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凡式貢之餘以供玩好之用按天府宜作大府九伐宜作九賦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司會天官屬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李斯教二世行督責之術

卒具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書奏常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累官太尉

中書專任疏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逹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

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内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内援若此臧否毁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

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間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毎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

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杜恕 恕字務伯杜陵人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

諫考課疏 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乃上疏

書稱明試以功 益稷篇 三考黜陟 舜典篇 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

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一德行二經學三明法四任事）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漢制三公皆得辟舉）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

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按亦字當作不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才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繇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辯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

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巳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禄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為高拱

默以為智當官茍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疏

諫用廉昭疏

恕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明帝任樂安廉昭以伺察羣下恕上此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别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

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繇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

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究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

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説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畧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

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

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

戚禁錮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隷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名通司馬宣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絶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

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孰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

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寔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迋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程曉 曉字季明東阿人汝南太守

白罷校事疏 嘉平中曉為黄門侍郎時校事放横曉上疏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

十等（昭七年傳）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左傳成十六年晉厲公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漢書吉嘗逢羣鬬者死傷橫道過之不問曰宰相不親小事）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繇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

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謥詞爲賢能（謥詞急遽也）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内則聚

羣奸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尹模校事官）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隷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

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隷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記桑弘羊請置均輸鹽鐵官又請吏得入粟補官會旱卜式言曰烹弘羊乃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繇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定姜獻公適母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

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疏上遂罷校事官

夏侯太初沛國譙人為太常司馬懿剪除異己夷三族

官才議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太初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錄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序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

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有年載矣魏文帝時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置中正以定其選以州郡之賢者為之有言行脩者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道義虧則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繇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髙下則所任之流亦

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静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

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撿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除重官議

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

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令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

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令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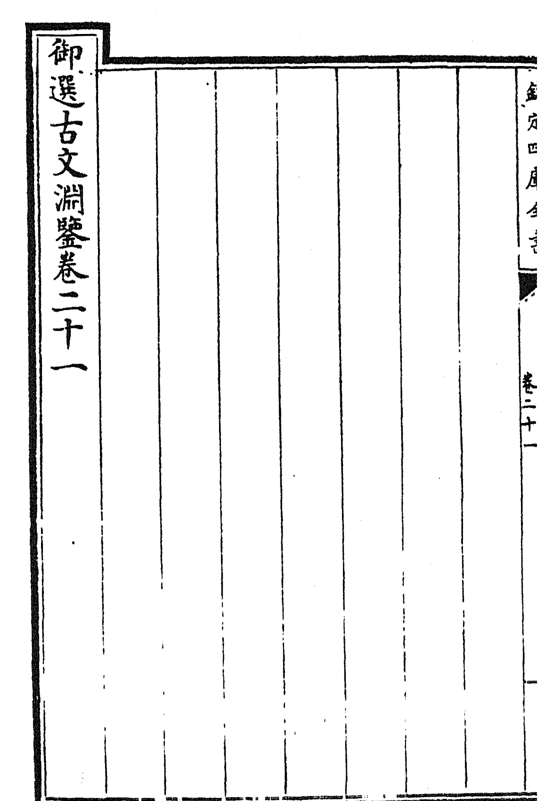
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令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户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

改服制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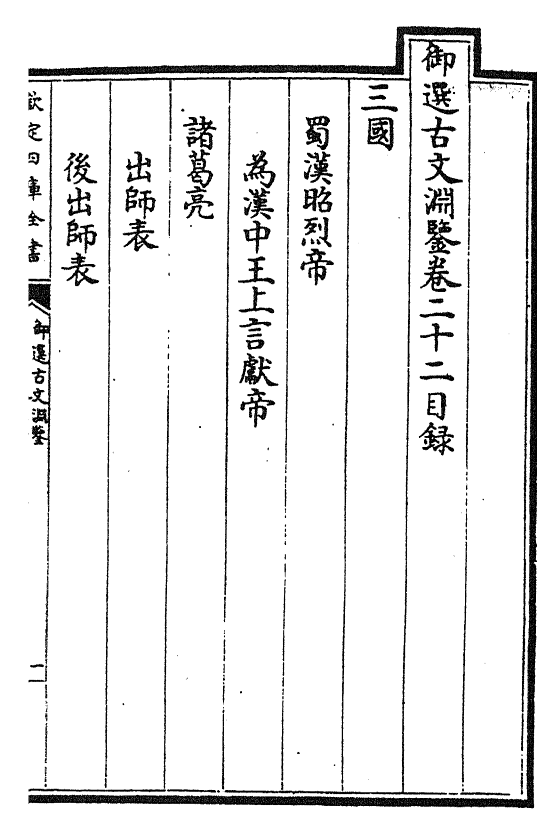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令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

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

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太初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二目録

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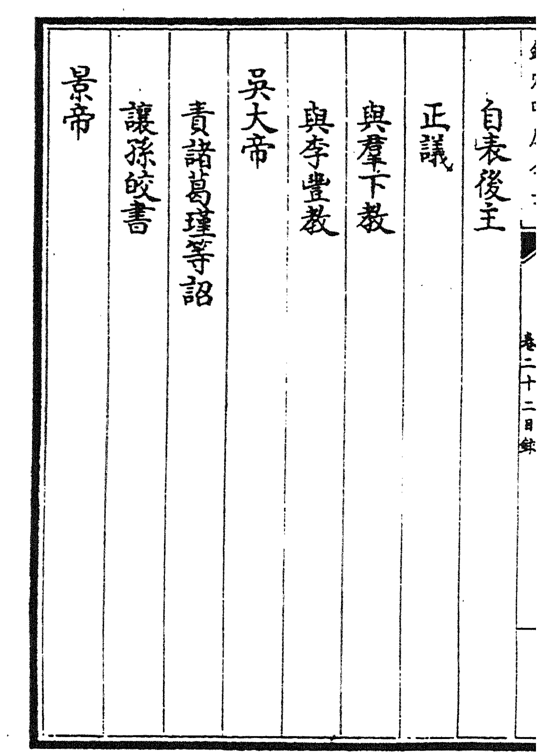
蜀漢昭烈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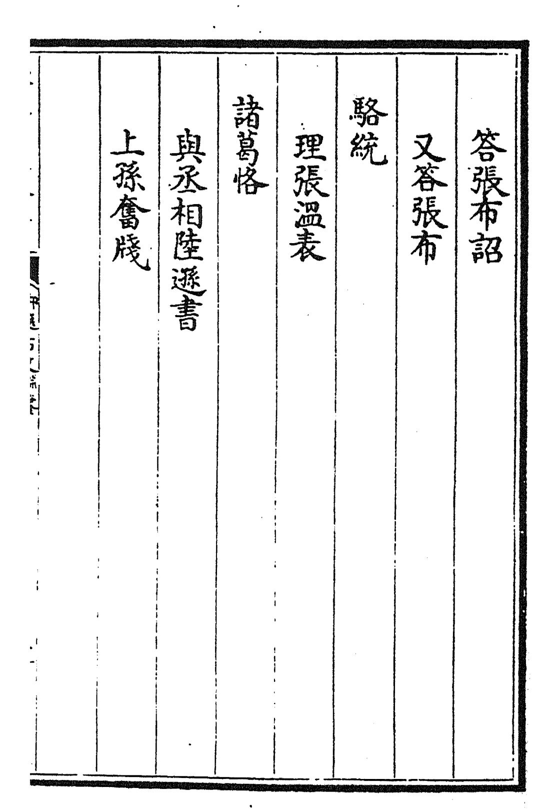
為漢中王上言獻帝

諸葛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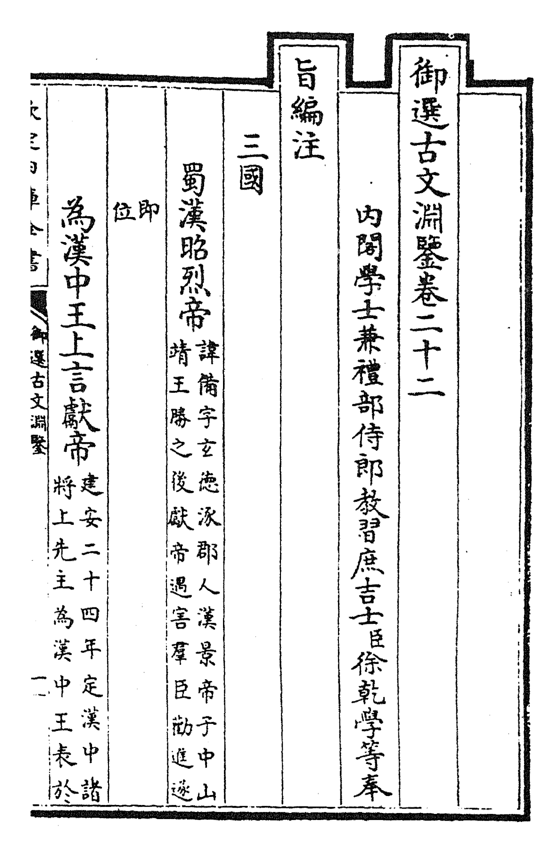
出師表

後出師表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二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三國

蜀漢昭烈帝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獻帝遇害羣臣勸進遂即位

為漢中王上言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定漢中諸將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

漢帝遂設壇場讀

奏訖先主上言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剥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氷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

果建安四年董承受帝衣帶密詔當誅曹操先主與同謀會操遣先主邀袁術未發事覺承等伏誅先主據下邳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建安十九年曹操弒皇后伏氏所生二皇子皆鴆殺之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令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盗已顯既宗室微弱帝

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

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徐庶謂先主曰孔明卧龍也將軍宜往顧之由是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即位為丞相建興元年封武鄉侯

出師表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建安十九年先主定蜀二十四年有漢中二十六年即位為章武元年三年殂於永安宮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

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費禕江夏人與攸之同為侍中董允南郡人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先主時寵為牙將秭歸之敗寵營獨完是以衆議舉寵為督寵時為中部督典宿衛兵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侍中郭攸之等也陳震傳建興三年拜尚書遷尚書令張裔傳亮駐漢中裔領留府長史蔣琬傳琬遷參軍與

長史張裔留統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建安十二年先主敗于當陽走至夏口遣亮求救於孫權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病篤託孤于丞相亮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水

名建興三年亮南征孟獲七縱七禽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舊都洛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先主遺詔勅後主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會馬謖敗于街亭遂還漢中

後出師表建興六年冬亮復出散關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于東街亭之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是年九月曹休與吳將陸遜戰于石亭敗績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高祖漢四年項羽伏弩射漢王傷胸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

東此臣之未解二也劉繇為揚州刺史屯曲阿孫策渡江繇棄軍走丹徒王朗為會稽太守與策戰軍敗詣策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建安二年操征宛為流矢所中按宛屬南陽郡五年袁紹引兵至黎陽輜重屯烏巢操襲之紹遣兵攻操營二十四年征漢中運米北山下為蜀將趙雲所敗十六年操自潼關渡河馬超掩至矢下如雨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

能猶有此失巢湖在居巢十四年操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十八年進軍濡須口十九年至合肥二十二年軍居巢二十四年黄忠擊斬夏侯淵于定軍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賨祥冬翻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二十四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明年曹丕稱帝章武二年先主自秭歸進軍為陸遜所敗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亮出散關圍陳倉以糧盡引還斬魏將王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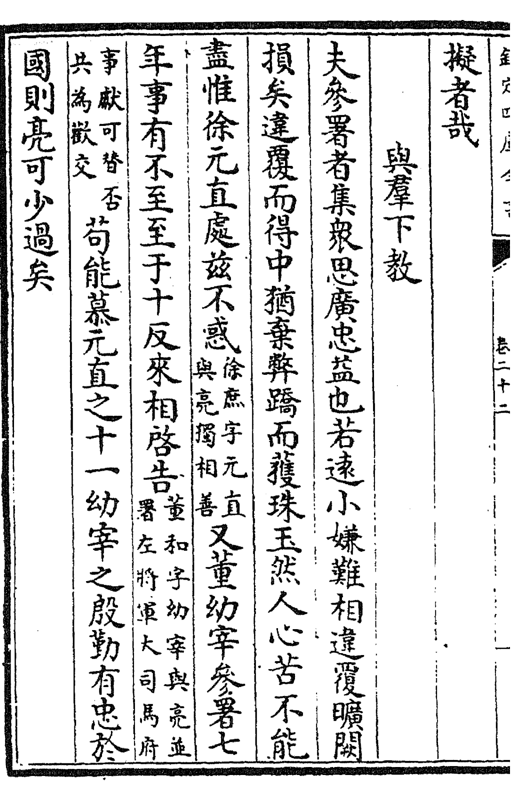
自表後主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巳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亮卒如其所言

正議 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陳崇張竦上書頌莽功德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蜀志先主次陽平與郃等相拒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斂衆拒險曹公引還先主遂有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



擬者哉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徐庶字元直與亮獨相善）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董和字幼宰與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與李豐教

建興八年亮廢李平為民徙梓潼郡又與平子豐教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李嚴傳八年亮命嚴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嚴後事亮以明年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即平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獨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令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

心從事者公琰蔣琬字時琬統留府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吳大帝諱權字仲謀兄策被創呼權佩以印綬保據江東後稱尊號

責諸葛瑾等詔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子瑜瑾字子山騭字義封然字定公岱字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

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

伯言陸遜字承明潘濬字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乃至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于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為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

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帯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

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步騭傳中書呂壹典校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寃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權覺悟遂誅呂壹按壹之誅本因騭疏

讓孫皎書 字叔朗為孫權護軍校尉甞以小過與甘寧忿爭權聞之以書讓皎

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楚相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與霸甘寧字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為每與吾

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景帝諱休字子烈大帝子會稽王亮之兄孫綝廢亮迎休立之

答張布詔

永安三年休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切直左將軍

張布恐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飾說拒遏之休答詔

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

又答張布 布得詔陳謝言懼妨政事休復答

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令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孫權時為建忠郎將封親陽亭侯

理張温表温為孫權輔義中郎將使蜀還稱美蜀政權既銜之又嫌其聲名太盛恐有以中傷之會選曹暨艷事起權罪其宿與往還斥還本郡故統上表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

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執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侯周勃灌嬰之屬毁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帝亦踈之不用其議何者疾之

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虎自怒曰虓常武之詩曰闞如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音吉）豔不內之忌族（為國家所忌之族也）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鹽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鹽為最輕之交也鹽生事自殺溫宿與鹽數交書疏孫權因罪溫幽之有司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于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于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

力也温之到蜀共礜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巳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隣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于齊說晏平仲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及叔向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礜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于異境揚

君命于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于屈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于宋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媿辭子木即屈建范武子即隨會也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于趙鞅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趍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

幹任之用皆勝于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參之于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宫之内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濶辭則俱巧意則俱

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

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

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

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于前

臣恥廢之于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于聖聽實

盡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温身也 權終不納

諸葛恪 字元遜瑾長子歷太傅加荆揚州牧為孫峻搆殺

與丞相陸遜書 赤烏六年拜恪威北將軍屯柴桑與丞相遜書恪知遜以此嫌

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指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

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茍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纎論茍克茍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好覈論鄉黨人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讎惟

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後二人有隙蕭育以公卿子顯名時朱博為杜陵亭長為育所拳育後與博有隙不能終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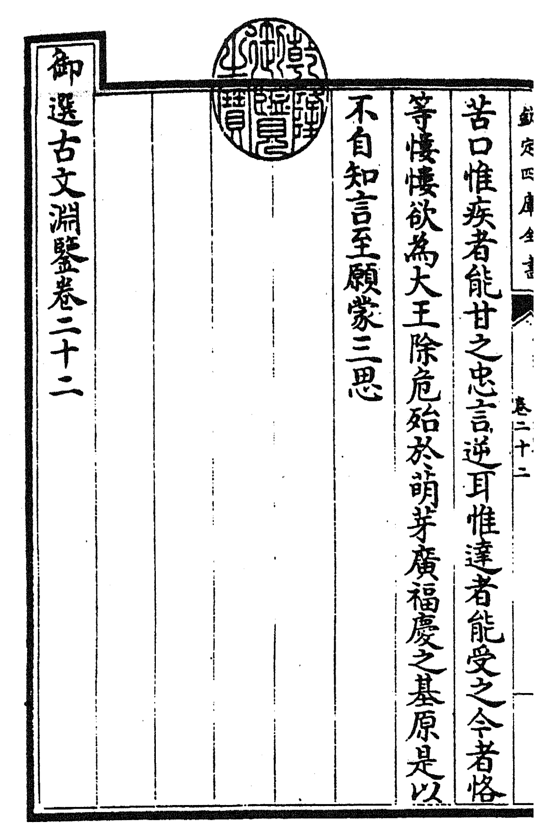
上孫奮牋奮封齊王居武昌權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江濵兵馬之地徙奮豫章奮不從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奮懼移南昌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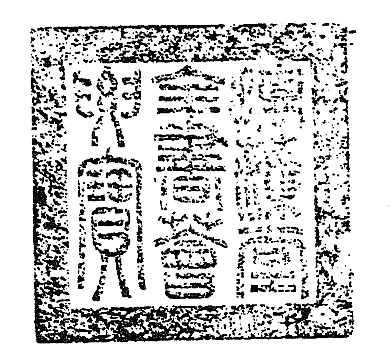
有制惟得自娱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歎大行皇帝（凡天子初甍未諡稱曰大行皇帝）覽古戒令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

河間獻王河間獻王名德漢景帝之子修學好古溫仁恭儉東海王彊彊本光武之太子郭后既廢彊辭位願備藩國於是以彊為東海王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閒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道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

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奮兄魯王霸也）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



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吳之珩